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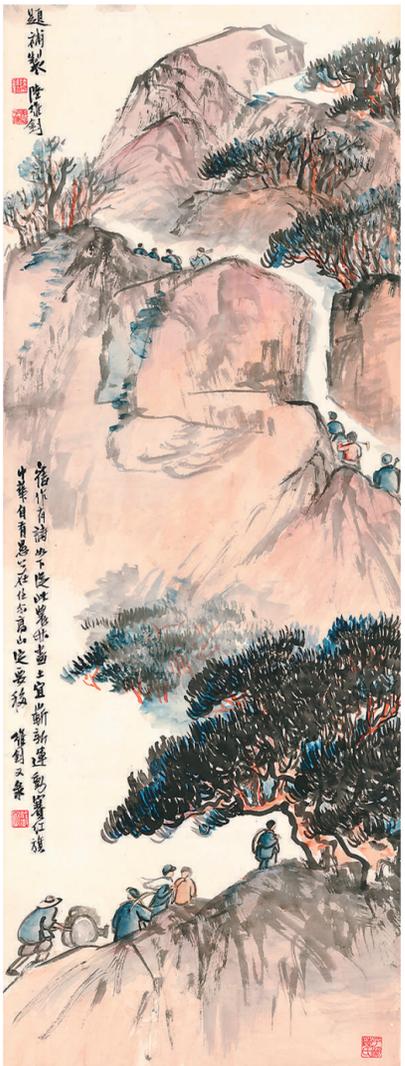
伊吾胜利峰

戴荣里

我喜欢爬山。这源于我当年在山东泰安工作养成的习惯。年轻时爬泰山，几个小时就可以一口气爬到山顶。现在的确是老了。我前年去泰安参加笔会，又一次徒步登上泰山，用时是年轻时爬山的几倍。爬山归来，一周多腿还疼着，令我不得感慨，人老了，力气就跟不上了。

这次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吾县，刚下车，一眼看见对面的山峰像黑色的扇面，乌压压的视觉冲击令我心头不由一激灵，就像梦中见过一样，感到十分熟悉。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登上这座山。集体随车出游，一连几天没有时间。终于有一天，游览大漠归来，天色还未晚。作家新梅相约爬山，我马上一口应允。

我简单去住处换了运动鞋，出宾馆，沿路行百余米，北折后又行了数十米，就见一条顺山的缓坡豁然眼前。行走一天，腿脚还是有些累，加之这条路又有些陡，我们走几步，歇一歇，不久就走到了山根。



《上山图》(局部) 陆维钊 平湖陆维钊书画院藏

我想起年幼时初到泰安。那时，泰山脚下有长长的缓坡，犹如一支曲子的序曲，很美。在伊吾，这样的序曲虽短，却也给人一种心情上的抚慰。

进入山门，石阶铺着由花岗岩磨成的面板，泛着阳光的色彩。几经转折，一座用钢板焊成台阶的登山阶梯就出现在眼前了。

运动鞋踏在登山阶梯上面，几乎没有声响，却能感觉到钢材的坚硬。走一步，回一下头，台阶的坡度高，我们不得用手扶住了栏杆。

新梅所学专业是植物保护，后来爱上了文学，就如我这个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学生爱上了文学一样。我们一起探讨着文学对各自的眷顾。

文学是迷人的，能对一个人实现精神救赎。新梅是写小说的，她眼中的文学犹如一座长满了树的山。她谈起小说，就像谈起一棵棵品种不同的树。每棵树都有故事，小说成长起来，长在山野里、大路边，攀登这座山的人，都有各自不同的发现。

我的职业大半生与工程打交道，时间零碎，更适合写散文。散文给了我情感释放的空间，就如伊吾的这座山峰。山是黑色的，或许是岩石中铁与钙元素含量较多的缘故。破碎的山石冲泻下来，如老虎狰狞的嘴。登山路两旁，竖着“此处危险”的警示牌。越往上走，对伊吾县城看得越清晰。

行至中途，遇到一位名叫巴特尔的蒙古族汉子。他说他是草原上放牧的牧民，来伊吾县城的亲戚家拜访，这几天，一早一晚都会来爬胜利峰。看他身体强壮，脸上放光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小伙子。他爽朗地笑着，说自己已经50多岁了。看到我和新梅惊讶的样子，他笑得更好看了。

岩石下的石头缝里偶有骆驼刺钻出来。但从整个山的角度来看，这些骆驼刺可以忽略不计。这是一座缺水的山，伊吾县城的葱绿映衬着山的寂寥，站在半山腰看这座县城，不由得为前人择地而居的智慧叫好。大河沿着城南向东而流，闪亮、跳跃，宣告着这座城市生命力。而脚下的山就像一个沉默的老人，细数着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。

二

越往上攀登，人就越感到吃力。也许是受了巴特尔的感染，原计划中途下山的新梅，也决定登上峰顶。我俩边说边爬山，从小说到散文，从做文到做人，海阔天空，关联着登山，一切好像又与爬山无关。

先我们而上的人早就开始下山了。途中遇到一位小伙子，他建议我俩不要从东侧陡台阶向上爬，要走略缓的西路而上。

夕阳中，我们登上了近顶的平台，遇见了已经到达的巴特尔。我俩和巴特尔打着招呼，巴特尔兴奋地说：“没想到你俩也爬得这么快。”把手机交给巴特尔，我和新梅手举一个“V”字，对着胜利峰欢呼，请他帮忙拍下我俩欢呼的背影。

观景平台建在悬崖上。站在这里俯瞰伊吾县城，从东向西，仿佛一册舒展开的画卷。整座城市掩映在绿色里，犹如江南美景。山的枯槁与城的生机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我不禁设想，倘若没有这条钢铁台阶，登上胜利峰顶，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。

此刻正是夕阳西下。被胜利峰掩映住的群山，完全映人眼帘。放眼望去，那些山峰一个个好像团捏好的馒头，摆放在笼屉里。山峰延伸开去，构成恢宏的气势。

站在胜利峰顶，一南一北夹住伊吾县城的巍

巍群山，构成苍凉的背景，仿佛叙述着历史，讲述着当年解放伊吾的战士们，在这座山上坚守的故事。

走上山顶，一个解放军牵着战马的雕塑和一座碉堡让人想起往昔烽火岁月。那匹通人性的战马，曾经冲破枪林弹雨，为解放军战士驮来救命之水。我专门到埋葬这匹马的坟墓前拜谒，向它深深鞠躬。

如今，英雄的魂灵看着眼下这座城市，这匹军功马雕塑也屹立在城市街头。英雄和军功马，护佑着这座城市的居民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
胜利峰是一座藏有英雄魂灵的山峰。在夕阳里，我拍下了群山和晚霞笼罩的城市。与新梅摸索下山，我俩对今天一步步爬上胜利峰顶，感到十分快意。

三

次日清晨，天还黑着，我决定再爬一次胜利峰。

因为有了昨日的经验，心中有数了些。只是天还黑着，快抵达山脚前的树林时，晨风中传来的一丝寒意，让我一激灵，不知是山的黑还是树的高惊了我。

在只有一个人的山路上走，半靠摸爬半靠感觉，生怕一不小心掉到路边的山沟里。等摸到铁栅栏和铁锁链，我顿时安心了许多。昨天清晰的山石此时黑成一片，山顶的亮光和城市的灯光给我无穷的力量。

城市在沉睡，山也在沉睡，只有我是醒的。不，还有昨天见到的骆驼刺。我多希望骆驼刺们能跟我讲一句话。是了，骆驼刺要能跟我说话多好，它坚强地生长着，似乎浓缩了很多语言。

又走到半山腰，“咕嘎”传来一声鸟叫，空中飞过一个个黑影。行走一小段路，突然看到一摊硕大的鸟屎落在台阶上，还冒着热气。

再走一段，天渐渐亮了，我又一次登上了胜利峰顶。从黑暗走向光明，是胜利峰给我壮胆，我兴奋地拍摄下“胜利峰”三个红色大字。

此时，一轮红日刚刚从东边的山峰后露出脸来。我连忙打开手机自拍功能，放在柱顶，拍下了我和旭日的合影。

我看过数次泰山上的日出，也看过庐山上的日出，还看过衡山上的日出。这次看到伊吾的日出，比记忆中所有日出都更纯净、更爽朗。

旭日照亮山脉，像灰色的书法纸张。岩石、岩石、连绵的岩石，就像一张张英雄的脸。太阳升起来了，火红火红的，照亮了一座又一座山。近处的山亮了，远处的山也亮了。手机记录下我的兴奋之情。

沿着东路上山，台阶确如昨日偶遇的那位小伙子所述，陡而险。下到中途，又遇到巴特尔。巴特尔说，他每天一早一晚来爬两趟胜利峰，就是没看上一次日出。我对他说：“起早一点就能看到。”巴特尔笑了，看着我拍的照片，口中不住夸奖。我和他约好，找机会去一趟他的牧场，去看看他养的牛羊。

回到宾馆，刚好8点。太阳光彻底照亮了伊吾。我迫不及待想告诉同行的伙伴们：今天，我迎来了伊吾的第一缕阳光，那阳光照亮了每一座向往它的山峰，是那么美。阳光的面容是慈祥的，它温暖着胜利峰，温暖着那些青黑色的岩石，温暖着“咕嘎”叫的大鸟，也温暖着我。

回北京后，我把胜利峰上拍摄的旭日照片冲洗出来，装帧成相框，放在书桌上，让我永远记着在伊吾，有一座被阳光唤醒的山峰。

莲漪

鹿井君

明湖忆诗人

苏运生

广州的风，终究是凉了，带着南国特有的湿润与温柔，悄悄漫过暨南大学校园的林荫道，拂过明湖的水面，漾起一层层细密的涟漪。明湖不大，却承载了一代代学子的记忆，水波潋滟处，倒映着历史的影子。当年，汪国真的诗情在这湖畔抽枝展叶，像初春的新柳在微风里试探着平仄的韵律。而我此刻临水独立，心中忆起的却是另一位与暨大结过一面之缘的诗人——余光中。

2011年12月10日的夜晚，余光中先生在暨南大学有一场讲座，我恰好负责接待。彼时他已83岁，白发如雪，步履从容，眉宇间仍存着少年的清瘦与学者的睿智。他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毛衣，外罩一件墨绿色外套，缓步走上讲台，微笑着说：“今天虽然很冷，但你们的热情让我感受到了冬日里的春天。”声音不高，却如暖流般融化了现场的拘谨。

那场讲座的主题是《旅行与人生》。余光中先生从“旅游”与“旅行”的细微差别谈起，他说，“旅游”是sightseeing，是观光的消费；而“旅行”是traveling，是带着灵魂的远行。他笑言唐僧是中国最早的“留学生”，孙悟空是他意志的化身，猪八戒是他感性的肉身。风趣的比喻，引得满堂笑声，也让人在笑中品味出文化的深意。他谈起各国的钞票，说“铜臭里也有玫瑰的芬芳”——印度的甘地、澳大利亚的牛仔，每一张纸币都是一页文化的缩影。他说话时不疾不

徐，中西典故信手拈来，仿佛一位智慧的向导，带我们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疆域。而我记忆最深的，是讲座结束后的一幕。那天来的学生太多，会场挤得水泄不通，门外还守着许多未能入场的年轻人。余先生知道后，执意要出去见他们。他站在台阶上，望着一张张年轻而热切的脸，眼里闪着动容的光。他没有长篇大论，只是简明扼要地重复了讲座的要点，鼓励大家多出门旅行，去体验世界的广阔与文化的深厚。他说：“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，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。”那一刻，他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文学巨匠，而是一位慈祥的长辈，在寒夜里为年轻的心灵点燃一盏温暖的灯。

在接待他的短暂时光里，我们有过一些交流。提到《乡愁》，他说：“那首诗写的是我个人的经历，但也是许多中国人的共同情感。”我问他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回大陆时的感受，他目光望向远方，仿佛穿透了时间：“像是走过了一场很长的梦。梦里是旧的山水，醒来却是新的天地。”我问他如何看待“中国人”这个身份，他回答得斩钉截铁：“我以身为中国人自豪，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。中华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圆，中文就是它的半径，半径有多长，文化就能走多远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的眼神坚定而清澈，那是一种根植于血脉的认同，一种历经漂泊而愈发深沉的情感。

余光中先生的精神世界从未离开中

华文化的母体，他曾在《当我死时》中写道：“当我死时，葬我，在长江与黄河之间。”这哪里是一个游子的哀鸣？分明是一个文化赤子最炽热的归根之愿。他反对教科书中删除文言文，认为那是剥夺下一代的文化继承权；他警惕“译文体”对中文的侵蚀，呼吁珍爱母语的纯洁与美感。他对中华文化的坚守，不是封闭的怀旧，而是开放的传承——他要用中文的半径，画出更辽阔的文化之圆。

那晚，余先生留下了离别赠言：“祝大家做一名成功的旅行者。”如今想来，这句话别有深意。他的一生，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文化旅行？他行走在世界之间，却始终心系中华；他穿梭于古今之中，却从未迷失方向。他的旅行，不仅是空间的迁徙，更是精神的求索、文化的朝圣。他在《欢呼哈雷》中写道：“但我的国家，依然是五岳向上。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。”这信念，如星火不灭，如江河长流。

风又起，明湖的水波轻轻拍打着岸边的石块，发出细微的声响，像是历史的回音。湖畔的年轻学子们三三两两地走过，他们的笑声清脆而明亮。我想，余先生若在，定会欣慰——文化的血脉，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的。他曾说：“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，你来这头，我去那头。”如今，这座桥梁正在无数人的心中搭建，跨越海峡，连接古今，通向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
柳阴下，一阵微风从湖的南边吹来，融着淡淡的花香，令我身体一下子清凉了不少。

我视线离开鱼漂，扭头朝湖东南角望了一眼。那里有一处莲池，紧挨着大湖的进水口，一湾清澈的小溪从山上的松林里摇曳而来，冷冷注入湖中。

大片的荷花开得正盛，田田的叶子挨挨挤挤盖满水面，映在水里的影子朦朦胧胧的，融出一片红绿交叠的景象，让人想起印象派画作的作品。偶尔有鱼跃出水面，漾过几道轻浅的涟漪，勾起我对童年荷花鲤鱼年画的回忆。

我问巡湖人老陈：“为什么没人那里钓鱼？”他说：“荷叶挨在一起，没地方下钩。莲池边上的水面又太远，一般的竿子够不到，容易挂钩。我也没看到那里有大鱼。”

我一听这话，反而来了兴致，对老陈说：“这么美丽的地方怎么能没有大鱼呢，没准就藏在荷花下面。”说完，便挺着长竿朝莲池走了过去。

老陈说：“湖里已七八天没人钓到大鱼了，再说，‘好汉难钓午间鱼’嘛！”他劝了一会儿，见我不为所动，便回楼头小屋躲凉去了。

我选了一个恰当的位置，张开双臂，奋力一甩，“嗖”的一声，钓钩稳稳落入水中。这一方净水，只有两三平方米大小，三面围着荷花，另一面连着空荡的湖面。鱼儿漂浮在中央，只露出一个红红的头，像一个刚出水面的小荷尖尖儿。

四野空茫，我一个人在荷花池岸旁垂钓。

我将鱼竿架在几个青青的莲蓬上，俯下身子，透过浓密的莲叶，深深凝望着这方净水。此际，一切多余的东西都被屏蔽了，心灵的幽光缓缓放出，聚拢在莲池和其中生灵的形姿上。

三三两两的小鱼儿从莲叶下游出来，自由嬉戏。一只翠鸟被它们吸引，翩然飞来，像一块翡翠。它落在莲蓬上，晶亮的目光紧紧盯着水里的鱼儿，瞅准了机会，“咚”的一声扎进水里，还没等我眨过眼来，它已叼着一条小鱼稳稳落回原处，整理一下羽翼，便鸣叫着朝西边那片芦苇疾飞而去。

一开始，翠鸟对我这个闯入莲池的不速之客还有几分警觉。渐渐它明白，我钓我的大鱼，它捉它的小鱼，相安无事。黄苇鸭和夜鹭可不这么想。它们被我的甩竿惊起。黄苇鸭胆小，再也没回来。夜鹭似乎有些不甘，不停在周围盘旋，最后落在南边的一段花墙上，望着幽深的湖水发呆。

有一只野鸭悠然落到离鱼漂两三米远的水面上，“嘎嘎”叫了几声，莲池深处随即传来小鸭子娇嫩的回应声，它便找了个缝隙钻进了莲池。老鹰在天空盘旋，凌厉的羽翅一次次切割着太阳射下的光线。影子掠过竿头这方净水，四周一片沉寂。

鱼漂旁边有一朵荷花，像一张灿烂的笑脸，仰望着炫目的太阳。几只蜜蜂在荷花硕大的花盘上飞飞落落，不怎么在乎我的存在。竿子偶尔碰到花朵，它们便“嗡”的一声飞起来，在眼前划过，看不出是逃逸，还是想要反击。

蝴蝶不属于这个莲池，只是一个过客，摇曳飘忽。它们从湖心亭那边飞来，路过荷花时，节奏舒缓，落还是不落，似乎有些犹疑，最终还是飞向了草坪上的那片野花。

水上的世界丰富多彩、变化多姿；水下的世界我只能根据鱼漂的变化去判断和想象。我猜想，鱼儿们应该看到了我和我的工具，它们有些警觉，往往出来晃一下，又摇曳着大尾巴回去了。它们嗅到了钓饵的奇异香味，抑制不住好奇和欲望的冲动，慢慢靠近，用厚厚的唇触碰一下，品了一下滋味，不舍又胆怯。一次次地试探，又一次次地隐忍。

大鱼上钩和蜻蜓有关。

蜻蜓一直围着我的竿梢飞舞盘旋。恼人的是，荷花它不落，苇草它不落，偏偏喜欢往我的鱼漂上落。它一落在上面，鱼漂便被压下去一两目。蜻蜓起起落落，鱼漂沉浮不定，左右摇摆，与鱼儿咬钩频率交错，扰乱我的视听，弄得我不知所措。几番误打误撞、草率行事，惊飞了蜻蜓，也吓跑了鱼儿，弦丝荡荡半空，像我散乱的心绪。

一只大蜻蜓压下来，同时鱼漂忽地一下全部没入水里。刹那间，我隐约听到水底的钓钩“啪”地响了一下，掌心有些发麻，似乎有一股电流从水底涌出，顺着钓线传遍周身。钓钩带着弦丝迅速下沉。我在岸上晃了一下，差点失手丢竿。

“大鱼，大鱼！”我一阵惊喜，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。赶忙拉紧鱼竿，绷住劲，大喊“老陈”。楼头孤寂，水面寥廓，只有古松上的蝉在一个劲“知了、知了”地叫。

孤立无援，我只好一个人和这条大鱼周旋。我随着鱼的节奏，围绕莲池，来回移动左右盘旋。对抗、冲撞、拉扯、收放，时疾时徐、时重时轻。它一会儿猛潜湖底，如兔走蛇惊；一会儿冲向湖心，如野马狂奔；一会儿伫立不动，如老僧打坐……

经过一番剧烈搏斗，汗水湿透了衣襟，鱼也没了力气，一如大浪偃息，剧烈的运动进入了平衡与和谐。

我知道，这么大的鱼，提是无法提上来的，时间久了，等它缓过劲来，还可能脱钩。正在这时，有两个穿红衣服的小姑娘远远经过，我赶紧大声招呼，请她们帮忙去喊老陈。一个小姑娘朝湖里看了一眼，主动伸出援手：“干吗喊他，我就行！”

果然，经过几次努力，她帮我把这条大鱼抄进网里，又弓着身子，奋力端上岸。抄网的杆子被大鱼压得弯成了弧形，像她的同伴笑弯了的腰。

“放了它吧！”她的同伴突然收敛了笑容，轻声说。我的心微微震颤了一下，像被针刺了一样，哑然不知所对。



《莲池掇素图》

吴彦(南宋)

故宫博物院藏